

追忆似水年华 阅读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

童年回忆录Ⅲ

秘密时光

「法」马塞尔·帕尼奥尔 著

孙婷婷 译

法国教育部指定学生必读书

法国二十世纪伟大作家的经典自传小说

呈现令人愉悦的成长喜剧

描画普罗旺斯的诗情画意

LE TEMPS DES SECRETS
Marcel Pagnol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秘密时光 / (法)马塞尔·帕尼奥尔著;孙婷婷译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09.8

(童年回忆录)

ISBN 978-7-5339-2877-3

I. 秘… II. ①马…②孙… III. 自传体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88827 号

Le temps des secrets By Marcel PAGNOL

© Marcel PAGNOL, 2004

Editions de Fallois, Paris

本书版权由法国 Garance SUN 版权公司代理
版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:11-2009-3

责任编辑 王晓乐

装帧设计 高 杨 赵俊程

秘密时光

[法]马塞尔·帕尼奥尔 著

孙婷婷 译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印刷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89×1194 1/32

字数 188 千

印张 8.375

插页 2

印数 0001-8000

版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2877-3

定价 18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城堡的那次可怕事件,以布兹格的获胜而风光地收场,之后,欢乐莅临小小的新堡^①,漫长的暑假就此开始。

然而,假期的第一天并不是我兴奋希冀的那种情形:力力没有履行对我的承诺——拂晓的时候赶来叫我,我一直酣睡到早晨八点。

把我吵醒的是刨子轻柔的嚓嚓声。

我赶紧下楼去打听消息。

爸爸正在阳台上矫正一扇门的角铁,门因为天气寒冷,膨胀变形了。卷曲的刨花像主教权杖顶端的弯头,堆叠到他的下巴。

他一边继续干活,一边向前一指,于是我看到无果树低矮的枝杈上,用酒椰丝系着一页纸。上面的笔迹和拼写出自亲爱的力力:

今天早上我们不能去陷阱那边了,我和爸爸去帕斯

① 新堡,叙述者一家度假的乡村别墅。

当草元(原)收割庄家(稼)。来吧,我们在李子树下吃饭。来吧。不用着几(急)。我们一整天都再(在)那儿。你的朋友力力。那儿有骡子,你可以骑。来吧。你的朋友力力。就是去年我们抓雀的那个草元(原),来吧。①

妈妈也刚刚下楼,已经在厨房里哼起歌来。

我品尝牛奶咖啡的时候,她替我收拾好背包:面包,奶油,香肠,肉酱,两根生排骨,四根香蕉,一个餐盘,一把叉子,一个水杯,还有一点儿盐,装在芦苇打的结里,用胭脂虫栎的栎实塞住。

我扛起背包,拿好木棍,独自向迷人的山区进发。

想要去“抓雀的草原”,我只需翻过不大的贝隆高原,下到山谷里,然后沿着谷底一路向前,一小时之内就能到达那个荒僻的地方。但我决定绕点儿远路,取道圆头峰的山肩,爬山过去。峰顶有一片黑压压的松林,矗立在三道白色的岩层之上,高高耸向上午的天空。

七月的骄阳烤得蝉鸣阵阵,适合骡子走的山路边上,染料树的枝叶间闪烁着一些蛛网。我慢慢地朝着巴蒂斯特羊舍方向爬去,凉鞋踩着去年的足印,沿途的风景一如往昔。

在雷都诺转弯的地方,两只长着羽冠、乌鸫般大小的云雀从树丛里飞了出来。我把木棍荷上肩,不急不忙(像于勒姨夫那样),大喊两声:“砰!砰!”我决定对人这么讲:第一只被我命中,第二只却打得太低,让我懊恼不已。

原先的羊舍已经缺失了一半屋顶,但是紧靠破墙的那株无花果树依然如故:绿色的华盖之上,那条枯枝还高高耸

① 这封信里有很多拼写和语法错误,因此用加括号的方式区分出正误。

立着，在晴空映衬下更显得黝黑。

我用两臂抱住树干，四周的蜜蜂嗡嗡飞舞，吮吮着干瘪的无花果里的蜜汁。我吻了一下像大象的身子一样粗硬的树皮，嘴里呢喃出几句亲切的话语。

然后我沿着长长的“岩坝”往前，下面是倾斜和缓的拉卡莱特平原……在陡峭的岩壁上，我又看到了自己亲手砌成的小石堆，那是为了吸引白尾鸟或者山中的云雀……就在这些高高的鸟巢下面，去年我们埋下了几个陷阱，去年——也就是说过去的时光……

走到陶美峰山脚，我坐在一棵倾斜的大松树底下，久久地，我凝望着四周的风景。

远处，很远的地方，我的右手边，几座比较低矮的山丘后面，早晨的大海粼粼闪光。

正前方是马赛-维尔山脉，赤裸而雪白，像西班牙境内连绵的群峰，山脚处，薄雾飘荡在狭长的郁伏恩河谷上……

最后，在我的左首，是鹰坪那分成几层的高大岩坝，撑托起缓缓上升的一大片平原，直到加拉邦山山脊。

微风乍起，百里香和薰衣草的芬芳突然变得更加馥郁。我两手抱在脑后，仰起上身，闭着眼睛呼吸家乡炽热的气息。透过一层细细的松枝，突然感到手掌底下有个硬邦邦的东西，却不是石头。我拨开泥土，挖出一个黄铜做的捕鸟器，是抓斑鸠用的，已经锈迹斑斑；大概是上次暑期快结束时，躲避雷雨那天我们遗落的……我激动地望着它出神，好比一个考古学家从洞穴的深处挖出一面镜子，虽然光泽暗淡，却属于某位仙逝的王后……那么，它待在这里足足有一年了，干枯的松针缓慢地落到上面，一根又一根，同时，岁月也一天又一天地在我身上停驻……它肯定以为自己难见天

日了。

我亲了亲它,然后把它拉开。我感觉弹簧好像还非常有力,便把它放在地上来回摩擦:一条金色的细线重新出现了,让捕鸟器获得新生看样子不难。我站起身来,把它放进背包,然后快步下山,奔向收割者力力等待着我的帕斯当草原。

*

我在谷底一片狭长的田地里找到了他,山谷两侧是高耸的岩壁。地的右边种着修剪整齐的橄榄树,左边的岩堤下则长着一堆芜杂茂密的林木:是结满果实的李子树,圆圆的果子已经开始成熟。

弗朗索瓦叉开两腿,上下挥舞着镰刀。力力跟在他的身后,把割下来的庄稼绑成小捆……那是黑麦,穷人的上等食粮。麦穗稀稀拉拉的,甚至有大段的空当——野兔像那些寅吃卯粮的败家子,在麦子还是幼苗的时候就把一些地方啃坏了;之后,稻草人又因为被田鼠扯烂衣服而“死”,松鸦、喜鹊、山鹑便毫无顾忌地飞来啄食成熟中的麦粒。

我正为这些糟蹋而惋惜,弗朗索瓦笑了起来,说道:“不必为损失的麦子难受,它们已经付出了代价!”

力力告诉我,他爸爸在这块田里的确每天都捕到两三只兔子,麦穗长成以后,还抓到过一打左右的小山鹑。

“我每年都这么干,”弗朗索瓦说,“最后把剩下的麦穗捡起来喂鸡……”

在这片偏远而贫瘠的土地上,这似乎是发展农业唯一合理的方式。

我把背包里的东西都倒在草丛里,力力则把他皮制小

猎袋里的“内容”摆放在一个帆布包上。

岩坝下，我们用三块大石头围起一个炉灶，然后，在香桃叶和迷迭香噼啪作响的火焰上，力力放上他备好的网架，烤起我带来的排骨和三根香肠。它们哧哧响着，滴下大颗大颗油腻的眼泪，浓烈的香气让我垂涎得像一只小狗。

这顿午饭很是可口，虽然大家因为忙于咀嚼，不时有良久的沉默，谈话还是颇有教益。

弗朗索瓦用刀把面包切成小块，一口一口严肃地吃着，他的两腮鼓胀，不说话的样子几乎算得上神情庄严。但是，突然注意到我的瓷盘，他就笑了起来，好像听到一个天大的玩笑。整个吃饭的过程中，他故伎重演了好几次：用刀尖指着我的盘子，禁不住就乐，也不发出声响，肩头在耳朵底下一耸一耸的。

我们吃香蕉的时候，他一边剥皮一边说：“这玩意儿我吃过，在马赛服兵役的时候。”

他盯着香蕉看看，又笑了一次，然后把它一口吞下。

这时，一只很大的绿色蜥蜴不紧不慢地从地里跑过，就离我们不远。

弗朗索瓦指着它问我：

“知道那是啥吗？”

“当然。是条变色龙。去年我们用陷阱捉住过十几条，误打误撞的！”

“小时候，”他说，“少说我也吃过五十条。我爸爸剥掉它们的皮，掏去内脏，然后放到火上烤个十来分钟……”

“好吃吗？”

“还不坏。但是要吃得惯才成。不管怎么说，比蛇肉好吃……”

他换了种语气,像个一丝不苟的美食家,接着说:

“……我说的可是自己的口味……就像有的人爱吃狐狸,我却嫌它有股怪味,我更喜欢獾肉……”

他用刀尖剔了剔牙,啪的一声把刀合上,然后说道:

“松鼠也不错,如果你不讨厌树脂味儿的话。不过说到底,这些都比不上刺猬。”

我很难相信他的口味如此奇怪,就问:

“这些动物您都吃过?”

“当然喽。”

他转身对力力说:

“城里人听说我们吃刺猬总爱大惊小怪。可他们自己还吃海胆呢!”

他这样胜利地进行反驳以后,似乎沉思了一会儿,突然又说:

“而且,听说有一些浑蛋连青蛙都吃!”

他张大嘴巴,然后缓慢地合拢上下颌,像是要把一只两栖动物嚼碎在他的牙齿之间。

“哦!”力力大叫一声,做了个痛苦的表情,“别说了,你害我恶心!”

弗朗索瓦站起来。

“你说怎么办?”他的口气像个哲学家,“都说大自然里百味俱全,这话很有道理。至于我,合我口味的就是刺猬。好了,走吧!开工了!”

他又抡起镰刀,力力拿起钉耙,我的任务是跟在他们后面捡拾麦穗,每十棵绑成一捆,日后可以用来喂食山鹑。

这些农活儿一直干到太阳下山,一天快乐地过去了。回去的时候,我们爬上大车,爬到麦垛的最上头,弗朗索瓦则

驾着骡子赶车。

我们走在山谷凉爽的阴影里。高处,落日的余晖将岩坝上一排向下俯伏的松树映照得金黄,车子经过之处,惊飞起一些鸣蝉。

趴在松脆的麦秸上,心扉敞开了。

力力并不看我,低声说道:

“这些天我很想你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

路上的颠簸使骡车晃晃悠悠,我们呼吸着麦穗的清香。他又说:

“明天早晨,我们去设陷阱吧,不过得早点儿回来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因为要去打谷场碾这些麦子。下午还得打鹰嘴豆,然后晾在阁楼里。”

他看起来有些不安和忧郁。

他接着说:

“现在,爸爸想要我每天都帮他的忙,因为我已经长毛了!”

他伸直一条大腿,让我看小腿肚上威胁着他的自由的褐色绒毛。

“我去帮你。”我说。

“帮不上的,因为弄完了豆子,还有别的活儿要干。在农村,这个时节总有忙不完的活计。你不该为了这些浪费假期。我把我的‘诱饵虫’^①给你:橙红色的,像秋天的树叶一样,很漂亮。你自己去布设陷阱,要坚持到打猎季节开始以

① “诱饵虫”是一种长着翅膀的蚂蚁,用做捕鸟的诱饵。

前,因为爸爸答应从八月十日起,让我早上出来,下午五点以后也可以。”

“不,”我对他说,“一个人没有意思。我宁愿来跟你一起干活。”

他看了我一会儿,眼睛闪亮,我觉得他脸红了。

“我猜到你会这么说的,”他说,“但我还是很高兴。”

*

就这样,那一年我学会了怎样打麦。黑麦放在刻有沟槽的老石磨底下,拉磨的是珍贵的骡子;然后,我用花楸树做成的长柄木叉叉起散乱的麦秸,扬向风中,光秃秃的麦粒落在我的脚边,麦秆落到远一些的地方,轻飘飘的糠皮则飞过橄榄树的树梢,画出一条白色的长线。鹰嘴豆像铃铛里的滚珠,包裹在干瘪的豆荚里,我用连枷把它拍打出来。然后我们做芦席,一种芦苇的编织物,用来晒无花果。每天晚上还要从井里汲水,浇灌那些“爱之果”(法国人乏味地称之为“西红柿”),要捆生菜,给兔子“做饭”、给骡子换褥草。我们试着在附近的田野里设了一些陷阱,埋在橄榄树下面或者收割后的麦茬里。但是收获少得可怜:几只聒噪的喜鹊或是被同伴出卖的麻雀,要么就是“布思卡”,小得让夹子越过了它们的脑袋,只夹住了尾巴。

很快,我们就放弃了,热切期盼着于勒姨夫的归来。

这天早晨,根据爸爸的决定,到了给小保尔剪掉满头金色鬈发的重大时刻,小家伙很早就主动要求了。

“在学校,”他说,“有人叫我小姑娘,我不喜欢。”

于是他被安置到一把椅子上,椅子上又加了个小箱子。我们给他的脖子也围条毛巾,像在理发店里一样。爸爸先派我到厨房里去偷一个大小适中的汤锅,为了保险,我拿了两个。

我把最为合适的那个像帽子一样扣在他的头上,然后扶住锅柄,与此同时,爸爸拿着一把剪刀,沿着锅边剪下那些鬈发。打理的速度堪称神奇,结果却不太让人满意,因为拿走汤锅以后,顾客的头发像轧出了齿槽,参差不齐。当他吵着要照镜子时,爸爸只得喊道:“还没好!”

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崭新的理发推子,相当熟练地把脖子清理干净,好像是对待《小报》彩色封面上的死刑犯一样。^①然后,用一把梳子和一副剪刀,试着把脑袋两边的头发

① 旧时的法国,被判处死刑的犯人在被送上断头台前,都要先由刽子手把后脖颈处的头发剃干净,以免行刑时妨碍屠刀的利索。

剪齐。他干得挺漂亮,只是经过那么多次修改,头发的长度已经接近于零。保尔照着镜子,对自己相当满意,其实整个脑袋就剩下前额的一撮儿刘海。小家伙努力摆出一副男子汉的表情,紧抿嘴唇,蹙起眉头——的确,我觉得他彻底变了个模样。我们得意地带他去给奥古丝汀娜看,她很震惊,但还是说:舍不得婴孩儿,得不到小男子汉。末了,还总结道:“这个发型很合适。”总之,大家都很高兴,保尔立即动手,要把他的鬚发缝在一个呢绒套环上,做成一个带发的头皮。^①

不幸的是,约瑟夫的首战告捷演变成一场莽撞的冒险。

他的姐姐、我们的玛丽姑妈,曾有一天建议他把小妹的头发剃光,好让她长大以后发辫更加浓密,当地的理发师也肯定这是个绝妙的办法。于是回到家里,约瑟夫就谈及此事,却没有马上说明它的价值:一看到奥古丝汀娜的眼神,没等她来得及反驳,他便高声宣布,剪掉这么漂亮的头发实在野蛮,还一锤定音地说:“小家伙的头发不多不少正合适。”

可是他的衣袋里放着一把崭新的推子。众所周知,好工具让人手痒,好工具也难耐寂寞,因为它晓得铁锈无情,正时刻觊觎自己。约瑟夫无法抵御这种诱惑,而理发学徒的虚荣心让他确信:自己有义务贯彻一位专业人士的指示;荒唐得近乎拜物主义的过分敏感,不应该妨碍一个父亲捍卫女儿头发的未来。

于是他暗中行事,并不指望消除奥古丝汀娜的反应,而是打定主意要让那些反应无效,因为一旦木已成舟,什么反应也无济于事了。

① 从前印第安人从战败敌人的头上割下带发的头皮作为战利品,这里指仿制的玩具。

的确,反应如期而至,而且就在他已经后悔买了这把推子的时候。女童光秃秃的脑壳一览无余,像一只鸡蛋显得又大又脆,着实让人担忧:看得见前囟在动,似乎有只小鸡要破壳而出。

妈妈的反应十分强烈,她一把夺过约瑟夫手里的推子,径直跑到桑树井旁,把那件作恶的工具扔了下去。爸爸笑着,却没有半点儿高兴的样子。保尔很是兴奋,唱道:

剃秃了,剪秃了,
蝉儿咬秃了!

我也很受震撼,但是淹掉了发推我还是不甚理解:这能有助于牺牲的头发再生吗?

然而此时,受害者本人已经独自爬上壁炉前的一把椅子,手里还抓着些头发。她向镜子里看去,看到这个瞪着一双黑眼睛的粉色西瓜,当她明白那就是自己时,下巴突然抖动了一下,发出一声恐怖而绝望的尖叫。妈妈从井边回来,紧咬牙关,眼神直勾勾地,脚步踉跄得好像被催了眠。她一言不发地抱起嘶吼的妹妹,走进自己的房间。爸爸跟在她身后,嘴上的小胡子耷拉着,脸上挂着犯错时尴尬的微笑,像个忏悔者一样张着两臂。

保尔乐得不行,跟我说:“幸亏她把推子扔了,否则就轮到你了,还有她自己。”

*

小妹妹再从房间里出来的时候,戴了一顶旧的女式皮

帽,帽子被妈妈改过,正适合她的光头,据说可以让她免受日晒风吹。

她又登上椅子,重新照着镜子端详自己。因为对配饰打扮已经有了感觉,她看起来很是高兴。

妈妈却显得忧心忡忡,她用绢纸包起一束棕色的头发,放进一个漆木盒,里面已经有了小保尔一绺金黄的鬓发。

*

就是这一天,将近下午四点,于勒姨夫和萝丝姨妈没有预先通知我们就到了,坐的是一辆他们在圣马塞尔跟一个菜农租来的运送蔬菜的大车。

妹妹——戴着那顶皮帽——跑上去迎接他们。姨夫放下两个箱子,把她抱了起来。为了表示感谢,也为了证明自己的开心,小妹用尖细的嗓音高兴地唱起歌来,唱的是某位选民为市政府选举所作的歌曲:

打倒夏诺
这个乞丐
不要再等待
把他抓起来

由于这位该被绞死的夏诺信奉天主教,是马赛市的市长,于勒姨夫皱了皱眉头,他把小妹放回地上,两只手又各提起一只箱子,迎向走过来的满面笑容的约瑟夫,语调讥讽地责备他对孩子的政治教育开始得太早了一点儿。

看到他们之间那种愉快的辩论这么快就恢复了,爸爸

很高兴，马上辩解说自己并不知道这首歌——但他对歌曲的粗鲁直白表示赞赏——反倒是小妹教他唱的，事实的确如此。因为小妹还未曾上学（学校是各种知识的源泉），谁也不知道她是打哪儿学来的。

第一场交锋被萝丝姨妈低沉的喊叫声打断了，原来，妹妹为了表示郑重，向她问候时摘下了头上的女帽。有那么一会儿，姨妈肯定以为我们割下了她的头皮，或者是她患上伤寒，才导致这种不得已的牺牲。不过妈妈笑着走来跟她拥抱，她们一起上楼进了房间。于是，两人之间压低声音的秘语、狡黠突然的爆笑、愤慨而莫名其妙的惊叹“哦”又开始了。



于勒姨夫从鲁西永^①地区带来了酒渍葡萄,粘牙的蜂蜜蛋糕,一块有小牛心那么大的鹅肝,雨季前酿制的白兰地,还有久违了的卷舌音“r”。

表弟皮埃尔的身量增长不少,倘若把他宰了吃掉,大家都会高兴。萝丝姨妈自己也结实了一些,丰润的脸颊很适合她,用来亲吻的面积也更大了。

团聚的这一天真是快乐,家里的每个房间都听得到欢笑或者歌声。

于是,前一年的生活再次开始。大家重新制造子弹,把猎枪擦亮,而负责拟订首日狩猎路线的荣幸,则落在我的身上。那天的收获很大,简直是奏凯而归。力力和我的猎袋里都塞满了山鹑,两手还各拎一只兔子,于勒姨夫仿效田园画里肩背羊羔的牧羊人,把一只浅黄色的野兔架上了肩头,弄得肩膀血淋淋的。他告诉我们这是种“迁徙动物”,来自德国,它们冬天迁来,春暖以后就离去,按照常理,八月份这里

^① 鲁西永,现属东比利牛斯省,是于勒姨夫的故乡,以盛产葡萄著名。

不该有它们的踪迹,因此这只野兔的出现很难解释。约瑟夫打了个比方,说这就像一位柏林的理发师,受工会委派跑到马赛出差三天,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。

这个光辉的开端预示了整个狩猎季节的丰收,于勒姨夫已经计算过赢利,按他的说法,可以把房租付清,或许第二年还能添购一只布列塔尼猎犬。

然而很快我就意识到,我对狩猎的迷恋已经大大减低,猎户们自己的热情好像也不如从前。

当然,美好的日子依旧,但是于勒姨夫的战绩——他总是弹无虚发——只能充当有趣却不断重复的谈资,比起司空见惯的成功,倒是他稀罕的失手显得更为重要了。

同样,约瑟夫也只有在傍晚击中一只山鹧,或者打到能做红酒洋葱烧野味的白尾鸟时才感到满意。至于我,去检查陷阱的时候心跳得不那么快了;一群山鹑忽然飞起,也不再让我觉得是妖怪作祟,只当做鸡窝里一阵扑腾而已……

经验,“宝贵”的经验让我的群山失去了魅力,黑松林里的居民也因此减少:没有了狮子,没有了美洲棕熊,甚至连一只孤单的猓猓也见不到。它们全回到我那本《自然史》的插图上去了,而且我很清楚,再也不会从里面出来了。

每天上午十一点左右,我们在山里跟猎人们分手。力力下山去干农活,如果我帮得上忙,可以让他加快进度,我就吃过午饭去跟他会合。但是多数时候,我都待在新堡消磨下午的时光。

干完几件琐碎的家务事以后(例如跑一趟桑树井,用“肥木”做火柴,整理储藏室等),我便找一棵橄榄树,趴到树荫里,胳膊肘支在干草上,两手托着脑袋,盯住一本儒勒·凡尔纳的小说。这是我的新发现,作家的想象力丰富无比,正